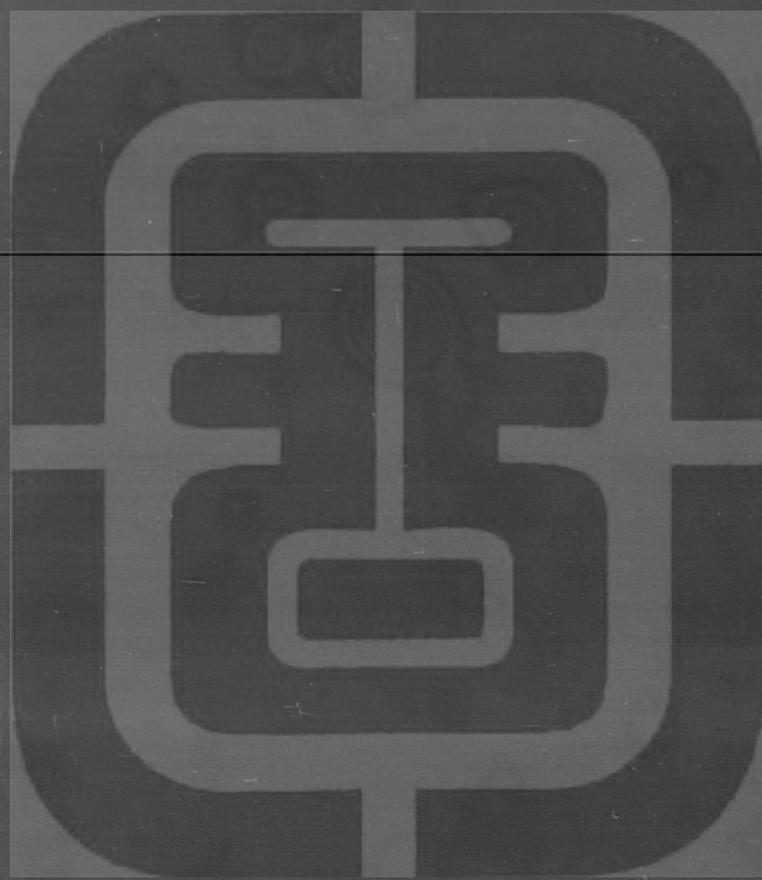


元史



外夷傳卷第九十五

元史二百八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高麗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滌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為險後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拱

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燾凡二十七王曆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其國十二年九月攻拔江東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哈只吉劄刺等領兵征之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與哈只吉等同攻圍之高麗王名缺奉牛酒出迎王師且遣其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冲共討滅六哥劄刺與冲約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劄刺曰爾國道遠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十二月劄刺移

文取兵糧送米一千斛十四年正月遣其權知閣門祗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以結和牒文送劄刺行營劄刺遣使報之高麗王以其侍御史朴時允爲接伴使迎之帝又遣蒲里岱也持詔往諭之高麗王迎拜設宴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劄刺等各以書遣宣差大使慶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貢尋以方物進十五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右苦着古歟等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之仍進方物十六年七月有旨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八月着古歟使其國十月喜速不瓜等繼使焉十七年十月詔遣着古

歟等十二人至其國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八月宣  
差山水斛等十二人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其貢獻  
十九年二月着古歟等復使其國十二月又使焉盜  
殺之于途自是連七歲絕信使矣太宗三年八月命  
撒禮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降于軍得福源所率  
編民千五百戶旁近州郡亦有來師者撒禮塔即與  
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兒禿與福源抵王京招其  
王王瞰瞰遣其弟懷安公王徒請和許之置京府縣  
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十一月元帥蒲桃  
迪巨唐右等領兵至其王京瞰瞰遣使奉牛酒迎之十

二月一日遣使勞元帥于行營明日其使人與元  
帥所遣人四十餘輩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瞰瞰遣王  
徒等詣撒禮塔屯所犒師四年正月帝遣使以璽書  
諭瞰瞰三月瞰瞰遣中郎將池義源錄事洪巨源金謙等  
賫國牒文送撒禮塔屯所四月瞰瞰遣其將軍趙奴  
章御史薛德等奉表入朝五月復下詔諭之六月瞰  
蓋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  
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於聚以俟大兵  
八月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至王京南交其處仁城  
中流天率別將鐵哥以軍還集已降之人心福源領

之十月曠遣其將軍金寶鼎部中趙瑞章上表陳情  
五年四月詔諭曠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  
賊殺割刺之後未嘗遣一介赴國罪一也金  
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三也爾等謀害者古賊  
奴民戶殺之罪二也命汝進軍仍令汝病入朝  
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乘見曠  
奏罪五也十月曠復遣兵攻隨巴爾西京意  
劫洪福源家六年福源得請領其降民遷居  
佩金符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  
龍岡歲從等十餘城皆降五月其國人趙滋  
習李元

曠等率二千文迎降命居東京受洪福源  
御前銀符使玄習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戶又  
等十三人來降待之如玄習焉十二月曠  
金寶鼎部中宋彥琦等奉表入朝立一年五  
入朝曠以母喪辭六月乃遣其禮賓少  
金寶鼎充進奉使到奉表入朝十月有旨  
曠請於明年十二月曠遣其新安公王佺  
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十二年三月又  
諫議大夫趙脩問問祇候金寶鼎等奉表  
復下詔諭之十二月曠遣其禮賓少  
禮賓少  
曠徵其  
寶鼎彥  
遣其右  
貢五月  
璋待

史權寔克行李使入貢是歲使臣以等州千三  
秋獻以族子導為己子入質當定宗是宗之  
不入故自定宗二年正憲宗八年凡四命將  
授其城上有四意宗奉職遣其世子使入朝  
元年三月噶卒命使歸國為高麗國主以真  
仍赦其境內制曰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  
代有鴻勳芟夷群孽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  
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  
勅敵武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  
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  
者長江

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  
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  
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  
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  
宿講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  
既定則將廻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  
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  
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  
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  
猜疑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乂  
罹塗炭窮

兵無討殆非奪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歲作  
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  
何足校申命邊聞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  
飛語亂定盟惟事舉試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  
新選通之化自尚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官吏  
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  
而遠叛因仇讎而殺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  
而隨衆脅從應據國入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  
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希德施恩  
編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險境宅於平壤

買刀劔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此  
豈苟富庶之有徵莫禮義之可復乎正疆界以定  
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  
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  
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求為東  
以坦物我休命四月復降旨諭饒曰朕祗若天命養  
祖之小休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少大之聞也  
以歸欵既無為王還國今得爾與邊者之言因  
其上下之情狀甚憫焉饒求出水就陸  
還汝一虜及逃民皆從之詔班師乃赦其  
六

遣其子永安公信判司寧事韓即入貢即  
王印及亮奇賜之是月又下詔撫諭之二年  
貢四月誘入朝六月饒更名植遣其世子德  
月明賜玉帶一遣侍衛將軍李里突禮部郎  
護世還國九月植遣其侍御史張鑑奉表入謝  
阿以迷失天翼持詔諭以開權場事三年正  
諸王察兒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賜  
以為崇植遣使入謝優詔答之四月植遣其左  
補前郎將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使入  
貢八月封  
賜西錦三四間金銀綵段十月  
國王封冊  
月遣使入  
以聞八  
高遠民  
帝遣  
互市  
後歲  
大夫  
封

編民出師旅輸糧餉助軍儲是月植遣使入貢四年  
二月以植不答詔書詰其使者植表乞俟民生稍集  
然後惟命帝以其辭意懇實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稱  
其力焉自三月至於六月植凡三遣使入貢賜植羊  
五百十一月植以免置驛籍民等事遣其翰林學士  
韓就奉表入謝五年正月丁丑朔植遣使奉表入賀  
諭還使令植親朝京師四月以西北諸王率眾款附  
擬命歲朝王公郡牧於上都又遣必闐赤古乙獨徵  
植入朝修世見之禮五月植遣其偕國子祭酒張鑑  
從古乙獨入見六月乃親朝九月帝以改中統五年

爲至元元年遣郎中路得成持赦令與植郎將康允珪  
頒其國十月植入朝十二月遣植還國是年春植遣使入  
貢自是終世祖三十一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至元  
三年二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  
麗與日本鄰國可爲鄉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  
的禮部侍郎殷弘司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  
麗諭旨十二月植遣其樞密院副宋君斐偕禮部侍郎  
金贊等導詔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  
正月植遣君斐等奉表從黑的等人朝六月帝以植飾  
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與君斐等以詔諭植委以

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九月植遣其起居舍人  
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正月  
植遣其弟涓入朝帝以植見欺於涓而數其事切責  
之特遣北京總管兼大興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  
孟甲持詔諭植其略曰向請撤兵則已撤之矣三年  
當去水就陸而前言無徵也又太祖法制凡內屬之  
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  
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祖時王綽等已入質驛  
傳亦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  
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爲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

意謂何故以問之三月于也孫脫等至其國四月植  
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脫等入朝五月  
帝敕藏用曰往諭爾王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  
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  
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  
舟艦之事卽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  
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  
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民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  
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徹兵以來有生長  
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

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  
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勅藏用曰歸可以此  
言諭爾王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  
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  
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植出昇天府迎之  
蓋諭以閱軍造船也九月以植表奏潘阜等奉使無  
功而還復遣黑的等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導送十二  
月植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全禮部侍郎陳并起居  
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借禮部侍郎  
張鎰奉表從脫朶兒入朝六年正月植遣其大將軍

康允瑄奉表奏誅權臣金俊等三月植復遣申思金奉表從黑的入朝六月植遣其世子懋入朝賜植玉帶一懋金五十兩從官銀幣有差七月帝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從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領劉傑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植選官引達以人言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八月世子懋至朝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涓事詔遣使臣幹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九月其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從幹朶思不花等入朝樞密院御史臺奏世子懋言朝廷若出征能辦軍三千備

糧五月如官軍入境臣宜同往庶不驚擾帝然之詔授世子懋持進上柱國敕懋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抄不花徃征其國以病不果行詔遣蒙哥都代之十月帝以植涓廢置乃林衍所爲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植涓衍等以十一月同詣闕下面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哥等率兵壓境如踰期不至卽當窮治首惡進兵勦戮命趙璧行中書省于東京仍詔諭高麗國軍民十一月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遣斷事官別同瓦馳驛於王綽洪茶丘所

管實科差戶內僉軍至東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廷齡乞益兵遣忙哥都率兵二千赴之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爲郡縣亨又言今既有釁端不宜遣兵伐之萬一不勝上損國威下損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戾減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感慕聖化俟南宋已平彼有他志回兵誅之亦未晚也前樞密院經歷馬希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

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侷勢等自相維制則徐議良圖亦易爲區處耳黑的等至其國植受詔復位遣借禮部侍郎朴杰從黑的等奉表入朝十二月乃親朝京師七年正月遣使言比奉詔臣已復位令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忙哥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詔諭其國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其略曰朕卽位以來閔爾國久罹兵亂冊定爾主撤還兵戍十年之間其所以撫護

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圖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廢易國王植脅立安慶公浚詔令赴闕復稽延不出豈可釋而不誅已遣行省率兵東下惟林衍一身是討其安慶公浚本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脅從誑誤一無所問二月遣軍送植就國詔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曰朕惟臣之事君有死無二不意爾國權臣輒敢擅廢國主彼既驅率兵衆將致爾衆危擾不安以汝黎庶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植還國奠居舊京命達魯花赤同往鎮撫以靖爾邦惟爾東土之人不知爲汝之故必生疑懼爾衆咸當無畏按堵如故已別敕將帥

嚴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動汝妻子及汝身當致俘略宜審思之初有旨令頭輦哥行省駐西京而以忙哥都趙良弼充安撫使與植俱入其京旣而復命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脫脫朶兒充其國達魯花赤罷安撫司四月東京行尚書省京近西京遣徹徹都等同植之臣鄭子璵等持省劄召高麗國令公秣衍使還言衍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其國侍郎洪文係尙書宋宗禮殺惟茂及衍婿崔宗瑤惟茂弟惟裊自到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佞爲王竄入珍島大軍琚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繫林衍妻子行省與

補議遷江華島居民於王京仍宣詔撫綏之植弗從  
至又居其舊京始從行省之議六月植遣人報有朝  
廷逃軍與承化侯者以三別抄軍叛世子懋復言叛  
兵據江華島宜率軍水陸進擊之植復報叛兵悉遁  
去世子懋言叛兵劫府庫燒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使  
人覘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之東南相距約四十里  
叛兵乘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卽命乃顏率衆追擊之  
七月丞相安童等言頭輦哥等遣大托忒古解來言  
令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遂以阿  
海爲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於高麗設置屯田

經畧司以忻都史樞爲鳳州等處經畧使佩虎符領  
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  
田阿剌帖木兒爲副經畧司總轄之而罷阿海軍閩  
十一月世子懋還有詔諭植以其陪臣元傳等妄奏  
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負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  
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  
謂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  
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植曰嚮嘗遣信使通問  
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鄉所知將經畧  
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

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  
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初林衍之變百姓驚擾  
至是下詔撫慰之十二月詔諭植送使通好日本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  
去使講信脩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  
以林衍之亂故不暇及今旣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  
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  
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  
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逐近供給并鳩  
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匱乏八年

正月植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婚安撫使  
阿海畧地珍島與逆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臣言謀  
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二月命忽都  
答兒持詔諭裴仲孫三月仲孫乞諸軍退屯然後內  
附忻都未從其請有詔諭之四月忻都言仲孫稽留  
詔使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進討從之  
以討珍島諭植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  
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植遣其  
上將軍鄭子璵奉表謝平珍島世子懋率其尚書右  
丞宋玠軍器監薛公儉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

八月忽林赤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植遣其通事  
別將徐稱導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帝遣懋還國十  
一月植遣其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奉表謝許婚事  
九年正月植遣其別將白瑯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  
入見世子懋以其國尚書右丞宋玠玠父上將軍完  
禮討林惟茂狀言其功于中書省遣郎中不花馬璘  
使高麗諭以供戰船輸軍糧事二月植致書日本使  
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屬城諸達魯花赤及質子金  
鑑等歸國十年正月植遣其世子懋入朝四月經畧  
使忻都同洪茶立領兵入海攻拔耽羅城禽金通精

等奉詔誅之六月植遣其大將軍金忻表奏攻破濟  
州九月植屢言小國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  
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  
達魯花赤焦天翼還朝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宮闕告  
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植遣其少  
卿李義孫等人賀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  
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  
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懋七月其樞密院副使竒蘊  
奉表告王植薨命世子懋襲爵詔諭高麗國王宗族  
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其畧曰國王王植存日屢言

世子懋可爲繼嗣令懋襲爵爲王凡在所屬並聽節制八月世子懋還至其國襲位九月遣其齊安侯王淑上表謝恩十一月皇女入京城懋復遣其判閣門事李信孫等奉表入謝十二月以黑的爲高麗達魯花赤李益受代還十一年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遣使諭懋改官職名號懋遣其帶方侯王激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以石抹天懼克副達魯花赤十三年七月懋遣其僉議中贊金方慶奉表賀平宋十一月懋遣其判秘書寺事朱悅奉表奏改名瞻十四年正月金方慶等爲亂命懋治之仍命忻都洪茶丘飭

兵禦備十五年一月瞻以達魯花赤石抹天衢秩滿未代請復留三年從之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中金方慶與其子授愼恂婿趙卞等陰養死士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來歲屯田之計七月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瞻十六年正月救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亭落四驛十七年五月瞻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

驛站民乏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  
食十月加瞻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十八年二月瞻言本國必闡赤不諳行移文字請  
徐郎中負外各一負以爲參佐瞻又請易宣命職銜  
增駙馬字從之六月瞻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  
勅併爲二十站仍給馬價八百錠八月陞其僉議府  
爲從三品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  
日本十九年正月瞻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  
掠子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  
戍金州又從之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

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五月以瞻子諫爲  
世子授持進士柱國賜銀印十月以其國饑給以米  
二十萬斛三十年二月瞻遣使入奏復更名昨及乞  
功臣號制曰持進士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  
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昨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  
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  
功臣餘如故益慈殿勳對揚休命十一月昨入朝成  
宗元貞二年七月陞其僉議司爲二品大德元年十  
一月封昨爲延壽王以世子諫爲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七月申言省臣奏諫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昨爲

至三年三月詔遣使入貢丞相完澤等言世祖時或  
言高麗倍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會議府  
密直司監察司今諫加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  
之職又詔給仁規赦九死將諭文書又擅寫皇朝帝  
系及自造曆加其女為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冲紹  
為典祿大夫又嘗奉太后旨公主與諫兩位下怯薛  
歸合併為一諫不奉旨諫又擅殺千戶金呂而以其  
金符給宦者宋合兒又仁規進女侍諫有巫蠱事今  
乞將仁規冲紹發付京兆鞫昌兩路安置不得他適  
昨行事不法諫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帝命杖

仁規冲紹而遣之二月詔諭詎并闔境臣民自今以  
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  
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黃士庶各安其  
業五月哈散使高麗還言詎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  
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闕里吉思為高麗行省  
平章政事九月詎遣使入貢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  
陳情其畧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  
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為甥舅實感至恩  
使小國不替祖風永脩侯職是所望也四年二月征  
東行省平章闕里吉思言高麗國主自署官府三百

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負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又其大會王曲蓋龍夔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借養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資詔諭之使釐正以聞三月闕里吉思復上言會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苦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五年二月為詎罷行省官有詔諭詎秋七月詎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既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加稅煩擾驛傳者亦皆省之詔

曰卿其諭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或有不然寧不差懼詎自大德二年復位八年而薨子諫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十一年進爵瀋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嵩立為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於朝故也自暉傳其子植植傳其子詎詎傳其子諫諫傳其子燾燾傳其弟嵩植初名供詎初名懋又名曙後乃名詎諫則更名章云

耽羅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

日本衝要亦注意焉至元二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  
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  
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植選官  
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  
九年中書省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  
見其順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  
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覲今叛賊逐其  
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  
略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  
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  
鎮邊軍千七百人其貢賦咸進毛施布百匹招討司  
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爲軍民安撫  
司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臣  
屬其國林衍逆黨旣平之後尹邦寶充招討副使以  
計求徑隸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使還屬高麗  
自是遂復隸高麗

###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  
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  
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爲國去中土殊

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裔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一年以高麗人趙彛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

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

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  
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樞  
密院副使朱君斐偕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  
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爲解  
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  
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  
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  
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  
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  
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

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  
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共聞王者無外  
高麗與朕旣爲一家王國實爲鄰境故嘗馳信使修  
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  
資牌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  
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  
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  
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  
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  
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

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良  
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  
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  
王植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  
林失王國昌洪茶兵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  
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  
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  
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  
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  
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弼四郎者入朝帝

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  
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  
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  
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  
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  
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王使之  
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  
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  
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  
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徃令必通好大

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以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

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叅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

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圖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刺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夜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於閩脫

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湖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間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



遷有其國元憲宗二年癸丑元良合台從世祖于大  
遷世祖還留元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  
十一月元良合台兵次交趾先遣使二人往諭之  
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  
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木往為之援并覘其虛實交  
亦盛陳兵衛阿木遣軍還之元良合台倍道兼進  
徹徹都為先鋒阿木居後為殿十二月兩軍各交  
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木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  
以破竹束體入層

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氣候警  
班師復遣二使招日斐來歸日斐還見國都皆已  
殘毀大為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戊午二月日斐傳  
于長子光昂改元紹隆夏光昂遣其婿與其國人以  
方物來見元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剌丁往諭  
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  
之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  
遣使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  
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昂曰小國誠心事上則  
大國何以待之訥剌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領言爾元

良合台言于王復遣訥新丁雅論使遣使倍來光昂  
遂納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為質三命訥  
乘傳入奏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為禮  
中充南諭使李文俊為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  
諭之其略曰祖宗以武功創業文化未脩朕續承丕  
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適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只陌  
丁馳駟表聞爾邦有嚮風慕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  
已嘗臣服遠貢方物故頒詔旨諭爾國官僚士庶凡  
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將不得擅興  
兵甲侵爾疆場亂爾人民卿等官僚士庶各宜安治

如故復諭甲等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善視之母致  
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二年孟甲等還光昂遣其族  
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員外郎  
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昂為  
安南國王三年九月以西錦三金熟錦六賜之復降  
詔曰卿既委質為臣其自中統四年為始每三年一  
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  
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  
象牙綿白磁蓋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  
佩虎符往來安南國中四年十一月訥刺丁還光昂

遣楊安養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翼  
郎范舉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玉帶繒帛藥餌鞍轡  
有差至元二年七月使還復優詔荅之仍賜曆及頒  
改元詔書三年十二月光昺遣楊安養上表三通其  
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  
刺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九月使還荅詔許之  
仍賜光昺玉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  
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  
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十一月又  
詔諭光昺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

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交  
趾諸國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刺丁爲達魯花  
赤張庭珍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六年十一月  
光昺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死已日久一  
名婆婆尋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  
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  
勅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  
賜西錦幣帛藥物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移牒光昺言  
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  
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

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鵲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  
察之八年十二月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  
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  
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  
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來諭索象前  
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  
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  
咫尺威光不聞詔諭况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諭  
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九年以葉式捏爲安南  
達魯花赤李元副之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代

式捏以合撒兒海牙副之中書省復黜光昺言比歲  
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  
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旣受  
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  
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  
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  
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  
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  
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  
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

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頗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一年光昺遣童子冶黎文隱來貢十一年正月光昺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驩抃鼓舞乞念臣月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送遣使臣疲

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旣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天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忠心悅服而修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恩霽霈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請鄯闡奉納一請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薦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幣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二月

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  
兒海牙克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二月光  
昂遣黎克復文粹入貢以所奏就都闡輸納貢物事  
屬不敬上表謝罪并乞免六事十四年免昂卒國人  
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  
邵來朝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  
刺脫因工部郎中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  
復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  
鄴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  
趾閏十一月柴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進書

謂今聞國公辱臨弊境

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

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

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

等官奉上命與本國黎

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

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

驛馬宜來界首遠逐日烜差

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

爭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

官自富梁江岸奉迎入

詔十二月二日日烜就館見

使者四日日烜拜讀詔

百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

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

允從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

爾軍以待我師又云汝

受命為王汝不請命而自

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

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

之日烜仍舊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既歸館日  
 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  
 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  
 予曾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  
 亦必加憐昔諭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  
 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  
 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  
 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  
 不敢聞命且我四人實來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  
 烜遣范明字鄭國瓚中贊社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

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  
 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  
 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  
 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三月  
 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州樞密院奏以日  
 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  
 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命來使  
 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  
 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  
 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

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爾城池以待其審處焉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鐵木兒爲叅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別設僚佐有差是月詔以光昺旣沒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爲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來使帝卽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年朝廷復遣陶秉直持璽書往諭之十一月趙翥抵

安南日烜尋遣中亮大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抱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干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

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爲沴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安全其祝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福也二十一年三月陶秉直使還日烜復上表陳情入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略同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

以爲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略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當哀顧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况小國乎幸貴省裁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璨致書於荆湖占城行省自願納款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占臘古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卽其地立省及於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

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斛馳驛  
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  
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  
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  
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  
界上旣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  
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  
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  
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途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  
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命萬戶趙脩已以已意復書

復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  
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  
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  
守立温立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  
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與朝請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  
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  
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務梁往往相  
實深驚懼幸昭勿忘誠少加矜恤又書抵平章  
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急鎮南王命行  
省這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與同往諭日烜以與兵之

故實為占城非為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  
阮孟亮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  
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閩往覘虛  
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撤峇兒解李邦  
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  
杜尾社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  
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  
聞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  
其叔兵開路迎拜鎮南王不從至內傍隘  
奉令旨令人招之又  
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  
殿台興道

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  
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泐江求  
木釘灰置場制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  
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編  
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  
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  
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  
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  
行者復以書極之以為朝廷調兵討占城  
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興道  
尚有兵船及聚板  
援都部領  
乃日短與  
軍不入百  
由本國  
臣堂勿外  
異於前者  
慶移文與  
王豈提兵

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所行也今  
大軍經爾國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魯思爾國等  
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即令退兵開道  
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速  
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  
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  
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  
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  
敗走官軍縛械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沿江布兵  
船立六柵見官軍至岸即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

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  
後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  
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  
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官  
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  
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  
僭稱大越國王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晃禪  
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上顯慈順天皇太后  
表章於上行使昊天成命之寶日烜即居太上皇之  
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宮

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  
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  
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竄不得  
迎降其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  
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興  
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盞駐西路永  
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與唆都等兵至自  
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  
里王官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  
皆死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又於安演州清化長安

獲亡宋陳尚書壻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等  
四百餘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  
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  
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  
事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解索羅哈荅兒由陸路李  
左丞引烏馬兒拔都由水路敗日烜兵船禽其建德  
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  
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壻張懷侯并張憲侯亡  
宋官曾叅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  
繼率衆來降唐兀解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

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  
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  
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復於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  
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  
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  
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  
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斛泐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  
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  
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  
侯昭國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義

國侯皆爲興道王所殺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  
中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  
轉多官軍漸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  
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  
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  
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  
行至冊江繫浮橋渡江左丞唐兀斛等軍未及度而  
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斛等馳  
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  
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帥總之二十三年正月詔省

臣共議遂大舉南伐二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日  
烜罪惡言其戕害叔父陳遺愛及弗納達魯花赤不  
顏帖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拔來歸封益稷爲安  
南國王賜符印秀暖爲輔義公以奉陳祀申命鎮南  
王脫驩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五  
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兵  
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  
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  
觸瘴癘多死傷者羣生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  
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

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  
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  
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  
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  
未爲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  
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  
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  
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  
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  
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

院以聞帝即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益稷從師  
 還鄂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  
 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  
 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  
 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  
 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與魯赤平章政事烏  
 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  
 右丞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  
 烏馬兒與樊參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  
 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攔軍民總

管符庇成出兵船賊征交趾並令從征日煇遣軍中  
 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  
 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社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李羅  
 谷谷兒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與魯赤以萬人  
 乘鎮南王由東道交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為前  
 鋒烏馬兒與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過  
 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  
 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李羅谷谷兒經老鼠  
 陂沙淡竹三關九月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第  
 率漢文趾與道三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

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恒與其  
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恒  
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  
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自大  
滂口還張文虎等糧船與魯赤阿公赤等分道入山  
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  
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可入赤將

奪關擊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

般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

塔口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

後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

軍若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  
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  
為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  
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  
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  
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綠水洋賊船  
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

賈揆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  
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先亡  
卒三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  
南三次內傍關賊兵大集三擊破之命高戶張均以  
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  
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  
以還歸師鎮南王邊由單已縣趨孟州間道以出  
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軍北還  
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慶  
思衍萬等使安南特詔諭日來朝二十六十二

月中書省臣奏既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  
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日  
烜卒子日燭遣使來貢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  
兩淮萬戶府上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  
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  
可勝言者書上不報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  
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日燭來朝詔曰省表具  
悉去歲禮部尚書張立道言曾到安南識彼事體請  
往開諭使之來朝因遣立道往彼今汝國罪愆既已  
自陳朕復何言若日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

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  
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  
欺於義安在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燇遣陪臣陶子  
奇等來貢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議征之遂拘留  
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斛等同征  
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不忽木等奏  
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市蜚船百斛者千艘用軍  
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  
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  
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

道並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爲右丞從  
征安南陳巖趙修已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今共  
事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至三十一年五月成  
宗卽位命罷征遣陶子奇歸國日燇遣使上表慰國  
哀并獻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  
登持詔往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  
大統踐祚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  
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  
所以畏天事天者其審思之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  
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

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  
 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特詔責以大義三月  
 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侍郎喬宗亮持詔諭日燂  
 大意以汝霖等所為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為度  
 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  
 惻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是哉忽憚改圖以貽後  
 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  
 還武宗即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至大四年八月  
 世子陳日袞遣使奉表來朝仁宗皇慶二年正月交  
 趾軍約三萬餘眾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

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陷祿洞知洞等處虜生  
 華畜及居民貨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  
 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復得探交  
 世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  
 聲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  
 千餘人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  
 張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讎殺六月中書省俾兵部  
 外郎阿里溫沙樞密院俾千戶劉元亨同赴湖廣  
 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  
 居民農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

蓋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  
其畧曰昔漢置九郡唐立  
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  
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  
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  
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  
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  
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  
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  
為寶而使以不食為寶  
且以貨賂借至元亨復牒  
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  
來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事

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  
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境今復做  
効成風兼聞阮盪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為今之討  
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  
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  
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  
午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  
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南  
使至即諭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  
謐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曠遣陪臣莫節夫

等來貢益稷久居於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當  
成宗朝賜田二百頃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金  
紫光祿大夫復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夏益稷  
卒壽七十有六詔賤錢五千緡至順元年謚忠懿王  
三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  
人來貢方物

順治己亥年十月十二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閱

卷第九十六

終

列傳卷第九十七

元史二百一十

南京國子

監

祭

酒黃儒炳

司

業葉

燦

補刊

緬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  
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  
有城郭屋廬以居  
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  
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世祖至元  
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乞解脫因  
等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四月乞解脫因等導其使

天啓三年刊

元史列傳卷九十七

一

李文教

三六十五  
价博來以聞十年二月遣勅馬刺失里乞斛脫因等使其國持詔諭之曰間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差乞斛脫因導王國使价博詣京師且言嚮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勅馬刺失里及禮部郎中國信使乞斛脫因工部郎中國信副使卜云失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其子弟若貴近臣僚一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十

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之言曰乞斛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之因知緬中部落之人猶羣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視國家動靜也今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爲鄰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爲引道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

不返必湏征討六月樞密院以聞帝曰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齒干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砮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旁挾大竹筒置

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一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砮遂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於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

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軍負傷者雖多惟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燹焚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蠟蒲折戶四千孟磨愛呂戶一千磨柰蒙匡里谷八刺戶二萬蒙忙甸土官甫祿堡戶一萬木都彈禿戶二百凡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納速刺丁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巴底寧

請益兵征之旁以問丞相脫里奪海脫里奪海曰陛下初命發合刺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刺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矣即命樞密繕甲兵修武備議選將出師五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十九年二月詔思播叙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夷等處發士卒征緬二十年十一月官軍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

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  
 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  
 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  
 元帥玄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  
 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  
 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 款為孟乃甸白衣頭目  
 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騰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  
 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緬榜遣騰  
 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麗  
 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阿

立相枉直卜筮二人明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  
 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乞言於  
 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關朝廷尋遣鎮  
 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  
 十三年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為征緬副都元帥也先  
 鐵木兒征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戶張成征緬招討  
 使並虎符敕造戰紅將兵六千人征緬俾充滿帶為  
 都元帥總之雲南王以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收金  
 齒察罕迭言連地撥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  
 永昌府與征緬省官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

三史...卷六十七  
三  
據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  
王為其庶子不速速吉里所執囚於昔里怯答刺之  
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為逆雲  
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亦受害二月怯烈自忙乃甸  
登舟由元送軍五百人干被雲南省請今秋進討不  
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緬  
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二月以緬王的立普  
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  
輸銀一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的  
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的為

緬國以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奉表  
入謝自獻部民為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  
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問歲貢象仍賜衣遣  
還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  
牙為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刺哥撒八逃  
詣京師令忙完禿魯迷失率師往問其罪蠻賊與八  
百總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禿魯迷失請益兵又命  
詳是元而等將兵萬二千人征之仍令諸王聞淵  
刺其軍六月詔立窟麻刺哥撒八為王賜以銀印  
七月詔賜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二人各奉方物

入朝命人置中慶遣者蘇等來上都八月高昌國阿  
散吉牙等昆弟赴關自言殺主之罪罷在蜀兵五年  
九月雲南參知政事高慶童撫使察罕不花伏誅初  
慶等從薛超兀而圍緬兩月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  
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為辭輒引兵還故誅之  
十月緬遣使入貢

占城

聖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  
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  
以平遠人至占城還其

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刺哈迭瓦有內附意詔降虎符  
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  
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  
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率羣  
耶印南詣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  
十月朝廷以占城國王寧由補刺者吾曩歲遣使來  
朝稱臣內屬遂命左丞唆都等即其地立省以撫安  
之既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服萬戶何子志千戶  
三育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蘭等使馬八兒國  
舟經占城昔被執故遣之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異逆命

者乃其子真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當依曹彬故事  
百懸不戮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  
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太  
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  
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精砲百餘  
座又木城西七里建行宮堂由補刺者吾親率重兵  
屯守應接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肅招之七  
往終不服十二月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往招諭復  
與天祐肅偕行得其回書云已修木城備甲兵刻期  
請獻二十年正月行山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

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  
把粟全以兵千六百入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  
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嘴省官三千人分  
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為風濤所碎者十七  
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  
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  
城後真真先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使  
餉饒者數萬人悉潰散國土棄行宮燒倉廩殺求賢  
亞蘭寺與其巨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  
國主使報答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

卷之九十七  
答者曰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傳思元  
魯莽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  
召之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二日遣其舅寶脫秃花等  
三十餘人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  
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為質來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  
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  
長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脫秃花曰不  
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乃以上聞寶  
脫秃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入都八德刺第五  
子世利印德刺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來戰今責

敗散開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  
愧懼未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闕進見事省官  
疑其非真子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為辭遣  
千戶林子全總把栗全李德堅偕往覘之二子在途  
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脫  
秃花謂子全曰國王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  
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  
營是日又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  
脫秃花又至自言世祖父伯叔前皆為國主至吾兄  
今孛由補刺者吾殺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人指我

實怨之願禽字由補刺者吾補的父子及大拔撒機兒以獻請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行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王逃於太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花偕宰相報孫達兒及撮及大師等五人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見寶脫禿花詰之曰延等姦細人也請繫縲之國王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言今未附州郡九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

攻取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已往禽國王補的反攻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全德堅等領軍百人與寶脫禿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半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寶脫禿花背約間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諜者曰國王實在鴉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閩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張顥等領兵赴國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顥兵近水城二十里賊浚濠塹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超距奮擊破其二十餘衆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進賊旁

出截歸路軍皆殊死戰遂得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糧勑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戶劉洵岳榮守禦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十五日江淮省所遣助唆都軍萬戶忽都虎等至占城唆都舊制行省館眉蓮港見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日忽都虎令百戶陳奎招其國王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王通事者來稱納降忽都虎等諭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遣文勞印大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無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齊目理勒蟄文勞印大巴南等奉表歸款是年命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行

暹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子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子兒以踐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數善白馬及金縷衣乞循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答刺罕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隣忻都輩譏議朝

廷仍賜金縷衣不賜以馬

爪哇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

訂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

爪哇人等陸濟帝曰卿等至爪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爪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計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與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永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至拘攔山議方略二月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高京并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揚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與進至爪哇之杜並足與

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岸水陸並進弼與孫叅政帥  
都元帥那海萬戶寔居仁等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  
路港口至八節澗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  
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為  
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褚懷遠李忠等乘鑽  
等船由戎牙路於麻若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  
會招諭爪哇宣撫司官言爪哇主婿土罕必閣耶舉  
國納降土罕必閣耶不能離軍先令錫梓甘州不花  
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答託耶等五十餘人來迎  
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蕭

奔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寧官沿  
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偃  
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  
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  
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  
海萬戶寔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  
大軍方進土罕必閣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  
喏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叅政先往安慰土  
罕必閣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  
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入節澗亦黑迷失尋

報賊兵令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黎民亦黑迷失孫叅政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爲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荅哈聽砲聲接戰士虎登哥等水軍沂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間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荅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

夕國主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其地具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闍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官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事見史弼高興傳

### 瑠求

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川界內彭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漸低

近瑠求則謂之落溚溚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  
漁舟到澎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溚回者百一  
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  
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  
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  
伐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  
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且就澎湖發船往  
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  
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鑿兵部員  
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瑠求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

海外諸蕃罔不臣屬惟瑠求邇闔境未曾歸附議者  
請卽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諭  
來則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兵命楊祥阮  
鑿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爾黎庶若  
不効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慎擇之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是日  
已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  
祥稱是瑠求國鑿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  
以其人衆不親上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  
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

曉三嶼人語爲其殺歿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彭湖祥責鑿志斗已到瑠求文字二人不從明日不見志斗蹤跡覓之無有也先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頌稱志斗初言瑠求不可往今祥已至瑠求而還志斗懼罪逃去志斗妻子訴于官有旨發祥鑿還福建置對後遇赦不竟其事成宗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爲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方興請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張進赴瑠求國會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三嶼

三嶼國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馬八兒等國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

王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  
國最大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  
十通招諭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  
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  
唆都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  
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  
年三月至其國國王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  
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  
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  
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

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焉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  
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  
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  
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  
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爲辭與其  
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事辭五  
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爲通情實乞爲達朝  
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  
闡赤赴筭彈華言國主也告變筭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  
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筭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

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陋  
此是妄言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  
盡來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  
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璧以阻  
風不至俱藍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  
月俟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  
二月抵俱藍國國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  
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温兀  
咱兒撒里之木速蠻王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  
使之不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

亦遣人可具奏主乞帝庭望皆從其言土那

旺之其主忙昂比至蘇大四主

土滿八的迎使者庭璧因前以大意土漢外日

納抄捕遣其臣哈撒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年馬

八犯國之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

逐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璧奉詔招

至是皆采降諸國九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

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来来曰

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刺皆遣使貢方物

三才圖會卷之六

三才圖會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